

五棵花香

邹静之 著

老年间的话，北京城是里九外七皇城四，讲的是明清以来北京城被这里里外外二十座城门关着；大胡同三百六小胡同赛牛毛，讲的是大大小小的街巷通通叫胡同。单说这城南有一条街叫琉璃厂，因为元代在此建窑烧琉璃而得名，明两代，那地方可旷人稀，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鸟不拉屎的地儿。乾隆年间因修《四库全书》致使文人雅集，书肆毗邻，经年累月渐渐的文玩、古玩反加入进来，成了长长的独具特色的一条街。至今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。现如今也是骚人墨客驻足流连的一条文化街。年头长，出的人物多，怕是随便拎出一个来细细品味都是有声有色的，活色生香！不信呀？

金銮殿上要是什么都没有了那还有什么精气神吗？

没件压得住的东西，那气就显得飘，沉不住了……咱五千年古国指什么说事啊！你哪还有什么根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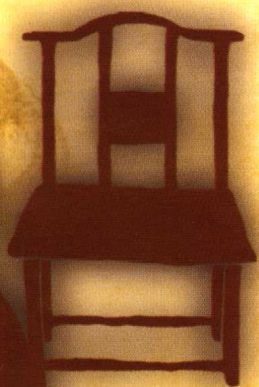
东方出版社

长篇京味小说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编剧、诗人邹静之最新力作

五棵槐香

邹静之著

東方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贺 畅

装帧设计：嘉孚随制作部

版式设计：嘉孚随制作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五月槐花香 / 邹静之著. —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04.5

ISBN 7-5060-1918-3

I.五... II.邹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41787 号

书 名：五月槐花香

WUYUEHUIHUAXIANG

著 者：邹静之

出版发行：东方出版社

(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)

邮购地址：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

邮购电话：(010) 65250042 65289539

印 刷：山东鸿杰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开 本：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 张 12.25

字 数：371 千字

版 次：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7-5060-1918-3

定 价：24.80 元

老年间的话，北京城是里九外七皇城四，说的是明清以来北京城被这里里外外二十座城门关着；大胡同三百六小胡同赛牛毛，讲的是大大小小的街巷逶迤纵横，罩着这一方水土。

单说这城南有一条街叫琉璃厂，因为元代在此建窑烧琉璃而得名，元、明两代，那地方野旷人稀，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鸟不拉屎的地介儿。乾隆年间因修《四库全书》致使文人雅集，书肆毗邻，经年累月渐渐的文玩、古董又加入进来，成了长长的独具特色的一条街。至今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。现如今也是骚人墨客驻足流连的一条文化街。年头长，出的人物多，怕是随便拎出一个来细细品味都是有声有色的，活色生香！不信呀？

第一章



佟奉全，河北雄县人，早年间来京在荣合轩学徒，练了一手看字画、相瓷器的好眼力。后来，由庆王爷府上出资在东琉璃厂开了这家泛古堂，仗着耳聪目慧，生意颇为红火。这一日上午，一辆大骡车驶至琉璃厂街当间，停在了泛古堂门前，还没等骡车停稳，佟奉全撩帘子跳下来，进了自己的铺子。伙计二奎正站在柜台后面，看着账簿打算盘，见佟奉全推门进来，忙起身招呼：“爷，您来了！”

佟奉全站住，点点头，愣了一会儿说：“嗯！快把柜底下那只龙泉窑包起来，回头沈松山来了，就说东西早拿走了，多余的话一句也别提。”

二奎点点头，急忙从柜底下摸出一只龙泉青瓷小尊，小心地包裹起来。佟奉全沉思着走过去又走回来，看了看账本，问道：“这月卖了多少？”

二奎说：“铺面上卖了一千五百二十块……”

佟奉全并不太在意地说：“就这么点儿？……行！支应着吧。”说完把二奎拿出的龙泉青瓷小尊收进锦盒，抱着往后走去。

不大会儿，沈松山进来了。二奎给他倒了杯茶水，他就坐在椅子上，轻轻地吹着茶叶，喝茶。二奎侍立一旁，显得很恭敬。旁边桌上搁着一只蓝包袱。

沈松山是河北翼县人，打小进京投亲戚，在王府井锡拉胡同的小古玩铺学徒，后跟着南纸店的师傅学装裱画。过眼的古董字画颇多，眼力过人。

沈松山问：“你们掌柜的在不在？”

二奎忙说：“刚回来，我给您叫去。”

“等会儿吧，我先喝口茶……二奎，你是叫二奎吧，学徒几年了？”





“回爷，刘二奎。学徒三年多了。”

“《金石录》、《宣和注录》都读过了吗？”

“没读全。”

“过手的画，都看过些什么？”

“爷，回您的话，二奎没什么见识，看过两张宋代，范宽、崔白的。”

“东西对不对？”

“咱也说不不好，……以后你多指点，爷您看字画是街里都传遍的高手，您多指点吧。”二奎笑着说。

“北宋初年，其实就一个李成，一个范宽，李成之笔近视如千里之远，范宽之笔远望不离座外，这话算是把二位的特点说到家了。”沈松山说完又喝茶。

“爷，谢您指点。”二奎说着想要给沈松山兑茶水。

“得，我走了……”沈松山拎着包袱要走。

二奎忙说：“爷，您等会儿，我叫掌柜的！”说着揭后门帘子喊道，“爷，沈掌柜的要走了，您……”

沈松山根本不听，拎着包袱往门口走。只听后门一阵门响、帘子响，佟奉全风风火火地出来了：“呀沈掌柜的来了，二奎怎么不早吱一声！这不是待慢了吗？”

沈松山一听佟奉全出来了，住了脚：“不怨他，是我没让他喊您……没事，您这味小兰花不错，喝出汗来了。”

佟奉全赶紧招呼：“坐，坐，怪不容易的来一趟，哪有走的理呀！二奎，茶泼了重沏……”

沈松山拿出鼻烟壶，闭着眼睛往鼻子里放烟，吸气，一个喷嚏打了出来，舒服得眼里含泪。

“好英国货，不多见了。”佟奉全说完伸手去解那个蓝包袱皮，“什么好东西，拿来了，还想拿走，二奎啊，把街门关上，别让生客进来。”

沈松山不动声色：“用不着……佟掌柜东西不好，看了您别笑话……”

是一只残破的商代的尊。佟奉全仔细看着表面的绿绣，轻轻地翻看着底儿。沈松山用余光看他。佟奉全凝神看了一会儿目光就散了，坐在那里抠鼻烟不说话。

沈松山一看佟奉全不说话，马上明白了，站起来系包袱皮。



“……嚯！这烟真冲……沈掌柜也不是全不对呵……顶上那圈口和一只耳朵是真的，底儿后接的……卖好了……能蒙出去。”

佟奉全边擤鼻子边说，掩饰不住幸灾乐祸，老想笑。

“我砸了卖铜……”

“别介呀，真要砸我留下。”

“佟爷……这我可没编瞎话吧……东西买打眼了，指着您救我呢！”

佟奉全心里明白了：“一句话的事！沈掌柜的，您是前辈，我这铺子里，您看着什么好您拿走，钱不钱的，咱不说那个。”

沈松山这才说：“那只龙泉窑的尊，让我给您卖了吧……必定的好价钱，东西卖了，钱先给您个本，利我先用半年，以后加倍的还您。”

“沈爷，您来晚了一步，东西昨晚上，被齐大头拿走了。钱还没给呢！沈爷，多了的话咱也不说了，我看这么着吧，那个尊齐大头他要是看不上，东西到了，我给您送过去，还是刚才的话，钱不钱的，不说。要是东西他卖出去了，钱到了，我立马让二奎给您送过去，算是您今天劳驾跑一趟。”

“这么巧，大头给拿走了……”

“沈爷，说出来像编的，二奎打开柜子让沈爷看看，昨儿还在这儿呢……今儿空了。”

“那算我没运气，心领了，回头我跟张督军说一声，玩艺出手了不用等了，那我走了。”

“再坐会儿。”佟奉全记住了张督军三个字。

“不坐了，心里有事。”沈松山站起来拎着包袱就走，走了几步又回头跟佟奉全说话，“佟掌柜，今儿我这样，算晦气到家了，您别笑话。”

“沈爷，笑话您不是笑话我自己吗？咱这行，打掉了牙往肚里咽，还得说不疼，您今儿拎着东西来给我看，真是给奉全脸了……二奎叫车！”

二奎麻利地应道：“叫得了！沈掌柜您请！”

琉璃厂街口的老豆腐小摊上，坐着一位邋里邋遢的大爷。细看的话，你会发现他身上衣服料子很不错，只是久不洗刷，沾满了污垢。这位爷名叫范世荣，旗人，同文馆肄业。祖上兴于洋务，



也败于洋务，民国后家道中落，现在以半口生涩的英文在街上混吃喝，勉强过着他那种贫寒的贵族生活。

为了招揽生意，摊主吆喝着：“老豆腐开锅哎！老豆腐开锅！”范世荣不耐烦地：“哎！别喊了，别喊了！怎么没卤虾油啊！”

摊主一愣，范世荣却十分认真：“不是我挑你理儿，这碗老豆腐看着简单，可佐料麻烦，酱豆腐汁、卤虾油、韭菜花、芝麻酱、辣椒油。缺一不可，缺一味这东西就出豆腐渣味了……吃着像嚼生豆子！这我要再不挑你礼儿，人家以为我没吃过东西呢！”

摊主似乎明白了他的意图，看他吃完了，又给他添上一碗，打上佐料，想要堵他嘴：“爷，您慢用！”

范世荣刚要再吃，一眼看见英国人禄大人过来了，范世荣赶快放了碗迎了过去，用英文招呼：“哈罗！密斯特禄，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啊！有什么收获吗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……”

禄大人却用流利的汉语回他：“范先生，你好！你一见我就说英语，而我更喜欢说中国话。”

范世荣急忙改用汉语解释：“老不说，都快忘光了，也就见着您了，说两句，算是个温习，要么我跟谁去说呵，这条街除了古董还是古董，英格力士没有。”

禄大人半真半假地说：“你要对英语这么喜欢，我出钱，你去英国开个店，咱们卖中国玩艺儿！”

范世荣忙摇头：“那我不去，我离不开北京城……真去了伦敦，先是这碗老豆腐吃不上了，那我得想家……”

禄大人这才用英语说：“是啊！可爱的家……可爱的家。”

两人边走边说，惹得不少行人回头朝他们观望。

街上天寒地冷。

一个女孩膀子上挎着香烟筐子随脚步的节奏颠动着。她戴了副线手套，围着围脖，身子有些瑟缩，在街上边走边吆喝：“红锡包，大双刀啊……蜜蜂，蝙蝠，小飞船啊……抽烟啊您哪……抽烟啊您哪……先生来包洋烟卷吧……蜜蜂牌的三大枚，您来一包……”

这女孩是范世荣家的远房亲戚，叫莫荷，爹妈死得早，从遵



化老家进京落在范家了。眼下除了侍候范世荣一天三顿的吃食，有时她还要供着范世荣喝酒抽烟的部分花销。范世荣怕莫荷嫁人了，自己的生活就更没着落了。

莫荷一眼瞅见一个小男孩子手里拎了个米口袋，便喊道：“生子……生子……干吗去！”

生子看见莫荷，眼睛一亮：“莫荷姐，我妈让我买棒子面去。”

“你等等，”莫荷递给生子一个口袋，“帮我带回来吧，省我去了……来，这是口袋，这是钱，买十大枚的啊，看着点秤……回头不够了我可找你算账。”

“放心吧，莫荷姐我走了。”

“走吧，回头姐给你买棍糖吃，看着点车……红锡包，大双刀啊……蜜蜂、蝙蝠、小飞船啊……”莫荷边走边喊，猛地看见前边有个当兵的路过，慌忙挎着篮子跑着躲避。

当兵的气恼地喊道：“买烟卷的跑什么，我他妈的给钱！”

二

瑞贝子府的后院里，茹二奶奶悄悄地撩开自己屋的窗帘子，往外看看。正是晌午，院子里没有人。茹二奶奶看得很专心。

冯妈打帘子进来：“二奶奶！”

“哎哟！吓我一跳……你进屋我怎么也没看见呀！……前院有人吗！”茹二奶奶说着利落地下了炕。

冯妈低声说：“都睡了，一人没有……”

茹二奶奶赶忙收拾包袱：“拿好了，就当出门买东西似地往外走，心里平和点，去吧……哎等等，要真有人问起来，跟他们说话硬气着点。”其实她自己也有点慌。

茹二奶奶送走人，回来，赶紧给观音菩萨上了炷香，神情有些紧张地嘟囔：“救苦救难的菩萨，保佑我这个苦人吧。”

茹二奶奶，小名秋兰，正黄旗，十八岁嫁给贝子府的二阿哥，刚嫁过来二阿哥就病死了，守寡至今。这茹二奶奶身在豪门，受尽欺侮，至今老贝子重病在身，茹二奶奶担心这老爷子再一死，自己今后的生活更无依靠了，总是想着往外带些个东西，以备后用……

冯妈挎着包袱，来到前院，看似极为镇静，边别着发夹子边往外走。刚到大奶奶房门口，就听门里边有人叫她：“冯妈……”





干吗去呀？”

冯妈心一紧，只好站住：“大奶奶，有话您吩咐！”

“冯妈……这是要出门呵？”

“我家奶奶吩咐了，让做衣裳去……”

“做衣裳怎么不请裁缝来家呀，还用出去？包袱里是什么？”

大奶奶说着话出来了。

冯妈一时语塞。

大奶奶边系大襟边说：“打开我看看……”

冯妈没办法，只得打开。包袱中除了衣服，布料……布料里裹着只小瓷瓶。

大奶奶拿起小瓷瓶：“釉里红好东西……冯妈这玩艺是要拴衣服上啊？”

冯妈反倒镇定了：“回大奶奶，做衣服没钱，押件东西给裁缝，等有钱了再赎回来。”

大奶奶这下火了：“蒙谁啊！欺负我们没见过东西是吗？宫里的玩艺，就这够做一车衣裳的，押过去，谁敢接着呀！”

“我们家奶奶是这么吩咐的。”

“你家奶奶让你死，你也去死啊？！没钱怎么不张嘴啊……都是一家人干吗这么生分。”大奶奶说完，看着小瓶，从大襟里掏出两块银元，“拿着，够了吧！”

冯妈无奈，只好说：“……谢大奶奶！”

大奶奶望着冯妈的背影，又说：“不够了再问我要呵，这东西，我留下了。”人进屋，咣当地一声，门关上了。

佟奉全去街对面店铺里打了个电话，问清楚了张督军府上的门牌号码。然后回来换好衣裳，拎着那个包袱从泛古堂后边出来。佟奉全系扣子，戴帽子，二奎举着个小镜子给他照着。佟奉全心里有点犹豫：“二奎，你说这沈掌柜，买了打眼的东西，干吗拿过来给咱看啊！行里的规矩，买了打眼货藏还怕藏不住呢！他干吗要拿着东西过来招摇？”

“怕是吃不准，让您给掌掌眼！”

“那么高心气的人，他会让我掌眼……临走又撂下一句话说张督军要咱们那个尊……你说他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？”

“……爷，我也说不准……”



“……要不这么着，东西你拿着去史家胡同七号，就说给督军爷看看玩艺儿，他要是真要，现钱一万大洋，让他留下，他要看不上你再拿回来……成不成的，咱先碰碰。”

二奎嘴唇蠕动，想说什么却没说。

“去吧，我还有事儿……回头你换身好衣裳，叫辆车，别让他们小瞧咱。”佟奉全说完将东西放下，出门走了。

燕居阁里，伙计正在往下拿东西。禄大人坐在凳子上逐个看着，桌子上有一堆挑好了的各式玩艺儿……

范世荣喝着茶，吃着点心。燕居阁的掌柜沈松山在旁边侍候着。

“沈掌柜，就这么多吧，要多少钱？”

“禄大人，你就是有眼力，把我屋里的好玩艺都给挑走了，您看着给吧。”

“看着给，你们中国人就是讲面子，看着给，我给你一块钱行不行！”

沈掌柜有些难堪，正不知该怎么回他，范世荣插嘴了：“那您不能够！禄大人，这也算是绅士风度，说是让看着给，其实让您出个价……”

“这我懂，刚来时，我不习惯。正经做生意，那么客气干吗？后来我明白了，他客气了，你可不能太实在，钱该花还要花，只是把生意做得不像做生意才叫味道！”

“讲究的就是这么个劲儿，您领会得深刻，这么着吧，沈掌柜也别客气了，你出口价，看禄大人能不能接受。”

“禄大人这堆东西，我算了下，本是二千二百大洋收上来的，您多少再让我赚点，好歹我这铺子能支撑下去。”沈掌柜说。

“两千五……百分之十的利，很好了！”禄大人比划着手势。

“禄大人，古董这行，百分之十的利那叫赔本赚吆喝，白忙，您再添点。”

“那你说要多少？”

“少了五千，不能给您，对不住了，沈掌柜，禄大人我赚您钱，也是赚在明处，话跟您说明白……”说着伸手要往回收。

禄大人假装要走：“看吧，客气到最后，不客气了。”

范世荣赶快拉住：“这么着，听我一口价，两家都让让！四



千块钱，算是都冲着这一上午忙活了……四千块！”

“OK。”禄大人马上喊道。

沈掌柜一脸真诚地说：“说实在的，这堆东西人家给过六千我没卖，得了，禄大人给您了，福全啊！给禄大人包上！”

范世荣打圆场：“得，这回亏您了，下回给您补上。禄大人，都是好东西您回家细细玩味吧！”

“一会儿给我送到府里去吧。我还要转转。”

范世荣将禄大人送出门，又鬼鬼祟祟跑回来：“沈掌柜，回头秦丰楼见啊！”意思是想收中间人钱！范世荣说完出门走了。

“掌柜的，范五爷这是吃上咱了。”福全说。

沈松山冷冷地说：“这回甭理他。”

三

二奎坐在督军府的客厅里，有些不安地等待着，手心里早已汗湿了。突然后边传出很浓重的东北口音：“什么？就这个玩艺要一万块大洋，吃人呢！什么人到府里了还敢张这么大的嘴，让我见识见识……啊什么人！”

话到人到，一手拿着那个小尊，一手拎着把枪。

二奎吓得赶紧站起来了。

“是你吗？！你是谁？”张督军用枪指指二奎。

“督军大人，小的刘二奎，泛古堂的伙计。”二奎毕恭毕敬地说。

“刘二奎，是个小伙计呀！一个小伙计就敢开这么大的口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”

“回大人话，不是小的要这么多钱，是掌柜的吩咐，掌柜的说最低要一万，不行东西拿回去！”

“一万，一万，你知道一万块能养多少队伍买多少条枪吗！一万块？就这么个玩艺值一万块？你说说它哪值一万块？”

张督军将那个小尊放在桌上，拿枪瞄准。

二奎心里一紧：“回大人，这是宋代龙泉窑，不多见了。”

张督军看也不看他：“不多见，萝卜白菜多，你敢往这儿拿吗？来呀！给他包五十块现大洋，东西留下！”

“哎哟！大人这不成，这是要小的命了，您看不上没关

系……小的回去给您换一件！”二奎扑过去想要跪下。

“不成！？”督军将枪顶在二奎头上，“我就留下它了，你不是说不多见了么。”

“大人！大人，实在不成！”二奎带了哭腔。

“还说不成！你叫嘛？”

“小的刘二奎。”

“刘二奎，你说我这一枪下去，是打你的头啊，还是打了这玩艺！说！！”

“大人！您，您什么也不能打！我是个伙计，我回去给您换一件！”

“还怪偏的，你不成，我还不成呢！给五十块钱，又出去！”张督军扔下张银票，走了。

仆人抓了银票塞给二奎，将他叉了出去。

二奎跪在泛古堂的地上泪流满面。

佟奉全大发脾气：“一万块的东西，你拿五十块银票回来，你还不如空手回来呢！贵山，把铺子关了！二奎，你给我掌嘴！”

啪啪，二奎边哭边打自己的脸。

“狠着点！跟你说二奎，这一万块大洋，除了你给我要回来，没别的路了，这会儿你想死都不成，跟你说，你他妈的不值那一万块！”砰地一声，一把茶壶摔在了地上。

“爷，他拿枪顶我脑袋！”

佟奉全怒道：“他拿枪怎么着……你让他打，你让他崩……他真打死你，这一万块钱，我有理找他要！你这么回来不是杀我吗？你不死，把我杀了！”

话音刚落，二奎猛地站起，哭喊着冲向八仙桌：“爷，我对不住您，我赔您一条命！”砰地一声，脑袋撞在桌角上。

佟奉全一愣：“哎呀！……二奎啊，你这是给爷我看呢！有本事你死在督军府啊……贵山快点，白药！你这真是给我好看啊！贵山快点叫赵大夫！”

沈松山坐在燕居阁里，用鼻烟画了个花蝴蝶，紧接着就打了个响脆的喷嚏。福全进了门，拿起布抽子，出门抽打身上的尘土。

“福全，货送到了？”





“送到了，掌柜的。”

“路过泛古堂了吗？”

“过了……刚我过去看了，关着门呢！一点动静也没有。”

“你没上去敲敲门？”

“敲了，没人应。我喊了两声，没人应。”福全抽完土回来，挂了袖子，麻利地给沈松山的茶杯里加满水。

沈松山在屋里晃悠：“……追利逐臭，爷我的一句话就那么容易给你说出去呀，说出去了，他不信，不信又怕是真的，得，去了就好，跟我玩买卖人那一套，我这一句话能害了你一条人命儿……”

福全愣愣地望着沈松山：“掌柜的，是不是泛古堂出事了？”

沈松山不动声色：“不知道，你去后边把那唱盘搬出来，我听听戏，余老板的呵。”

“哎！爷，我给您搬去。”福全答应着，跑去了。

四

泛古堂的门紧关着，门口却停了一辆车。不大会儿，门开了，佟奉全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似地送出赵大夫。

“赵大夫，您东头西头……”佟奉全平静如常。

“我往东。”赵大夫说。

对面街上有人探头探脑地朝他们这儿看。

佟奉全故意大声说：“你往东啊……正好我送您……这药吃两剂就该好了吧。”

赵大夫含糊地说：“不用送了吧，我再叫辆车……”

佟奉全又高声说：“顺路，顺路，您上车，您上车。”

两人一先一后上了车。车把式吆喝一声，骡车启动前行，这时的佟奉全才面目凝重了：“赵大夫，您受累了！”

赵大夫担忧地说：“……差一点就撞瞎眼了。”

佟奉全叹道：“伙计不争气，家里一点小事就寻死觅活的，让您受累了。”

“不碍的，养几天就好了！当生意人，可不能想不开。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！学徒学的不就是见识吗？尤其咱们这行，赚能赚个满坑满谷，赔也能赔个盆干碗净，得禁得住。”



赵大夫望望车外：“前边拐弯吧，我该到了，佟掌柜的，过些日子，有件事，我还得求您，您给我掌个眼！”

“那有什么说的，还用求这个字……”

佟奉全的骡车停在了张督军府门口。佟奉全麻利地跳下车，径直往府门走去。门口站岗的持枪拦住他。“你们谁也别拦我啊，坏了你家老爷的事，谁也担待不起。”佟奉全说着，撩开枪就要往里走。

门子在后边追：“哎！你总得说是什么人干什么事啊！哎！你叫什么呀？我给你报一声去。哎！拦住他……”

佟奉全刚走到张督军书房门口，就被几个士兵按得跪倒在地，七八条枪对准了佟奉全的脑袋，脸已被扯得变了形。佟奉全忙说：“哎！几位军爷，不是我嘴硬，要开枪就趁早，打死我做买卖的，算不了什么，毁了你家老爷的前程，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打吧！打呀！”

门里传来督军的声音：“哎哟！哪儿来这么个生忙蛋子啊！嘴还挺硬，耍三青子耍到我这儿来了，天上几颗星。”

佟奉全软中带硬：“老爷，老爷，您别受累，我不会春典，在下佟奉全，没走过江湖，您别费心了，是个买卖人。在琉璃厂开着泛古堂，领的庆王爷家的东。”

张督军并不买账：“你拿庆王爷吓唬谁啊，都民国了。什么王爷也没司令好使了……还有什么说的？”

佟奉全不肯服软：“老爷这么说话不方便，您让我起来吧！”

张督军喝道：“说句软话。”

佟奉全不卑不亢：“有好话，没软话……您要听我起来说！”

张督军高声说：“好小子有种，放他进来。”

佟奉全进了客厅，张督军上下打量他：“你是站着说，还是跪着说？”

“在下想坐着说。”

“还说没走过江湖，胆子不小，俺凭什么让你坐着说？”

“老爷，我这回来说的是好话，哪儿有听好话让人跪着说的不是？”

“你们这些京油子就是会说……坐下吧！”

佟奉全缓缓坐下：“老爷，您要给大总统送礼？”

“我不送礼，他不让我当督军了。”



“那就对了，老爷您听我说，上午，我家伙计来给您那件东西不成！”

“为嘛不成！你小子别惦记着蒙我……”

“我一个小掌柜的哪敢蒙您啊！大总统不喜欢龙泉窑，大总统属虎，他忌讳龙泉窑的东西，您要送去，必定坏事。”

“是啊？还真是属虎的，那俺就不送。”

佟奉全从身上掏出五十块银票：“老爷，不送就还给我吧！”

“不送大总统，俺送别人，东西俺留下了。”

“……爷这东西，您谁也不能送！”

“为嘛。就得还给你吗？”

“它是个仿造，作了旧的大新活，送人让人笑话。”

“是啊？蒙老爷我玩儿呢吧！你还要坐着说话，来人又出去毙了！”

佟奉全有些慌，却强作镇定：“老爷，等等！我话还没说完呢，等我话说完了，你该怎么毙怎么毙。”佟奉全先把桌上那五十块银票挪一挪，又拿出二千块银票：“老爷，我家伙计不知深浅惹您生气了，这两千块，您留下买什么东西能消气您买什么！我的话是说完了，孝心也尽到了，您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吧！”

张督军冷笑：“嘿！以为老爷没见过钱呢！你个买卖人，真就不怕俺一枪崩了你！”

“怕！可老爷您不能够崩了我。”

“为嘛就不能够！”张督军用枪顶住了佟奉全的头。

佟奉全依旧撑着：“在下是为您好，您领兵打仗最讲个忠字，为您好的人您不能杀，您拿枪逗我玩儿呢！”

“逗你玩？枪拔出来了，就得见响，”张督军将顶着佟奉全脑袋的枪一挑，砰地一枪打在屋顶上，佟奉全吓得缩成一团了。

“真是个京油子，会说，说得老爷没理了。把东西给他吧！”张督军收了枪，“别蒙我，我知道这东西值钱。”

嘣地一声，那装尊的锦盒扔在了佟奉全的怀里。佟奉全哆里哆嗦地打开盒子。

“跟人家说清楚，老爷我拿这玩艺玩，碰掉了个爪！”

佟奉全看着坏了的尊，终于哭了：“哎哟！这，这叫什么事呵。这，叫什么事呵！”



佟奉全病了，躺在泛古堂后院的卧房里，头上敷着湿毛巾。二奎头上缠着绷带，前前后后地侍候他。

“爷……您……您喝口水吧……”

佟奉全声音哑了：“……还……还不如一枪崩了我呢！”

二奎不安地说：“爷……爷您别这么说，二奎对不住爷。”

“跟你没关系，怨我他妈的贪利，就信了人家了，他沈松山夹着个打眼货来，就是为了作局害我啊！他知道我必上他的套不可，现在东西也毁了……这么个不太平的时候，好好的玩艺也跟着遭难啊，造孽啊，造孽！”佟奉全说着又哭了。

“爷，事都出了，您别再气着了！”

古董瓷器，经千年百年而完好无损者，价值连城，稍有毛口、疵癖，价落何止十倍，凡有毛口，有纹，有冲，缺足，短耳的，与完好者相比，百不顶一也。佟奉全五千块收的这只尊，现在也就值五十块了，加上送出去的两千块银票，实实在在地赔了个很大的窟窿。

“二奎啊……快扶我起来，把店门开了！事儿出了，咱还得活人！咱得喜喜兴兴地做买卖，咱不能让一条街的人看咱笑话。泛古堂这一个跟头栽下去还得站起来……下板子，开门。”

二奎小心地搀着他：“爷您慢点。”

桌上，还摆着那只残了的龙泉尊。